

尚志學會叢書

動的心理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會 尚
叢 志
書 學

美 國
特 著
年 譯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 书 章

心
理
學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廿二年四月印行
 國難後第一版

(二二八)

尙志學
 會叢書
 動的心理學一冊

Dynamic Psychology

每冊定價大洋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R. S. Woodworth

譯 述 者

潘 梓 年

校 訂 者

唐 鉞

發 行 者 兼
 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 行 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譯者短語

烏特達是現在美國一個「自成家數」的心理學家。他的見解很有些與衆不同。他是採取行爲派的立足點而以新學理解釋舊事實的。他在心理學界中立起一個很是顯明很有力量的旗幟，叫做「動的心理」。他在一九二一年中出了一本心理學，是現在再好沒有的。一本教科書。這本書對於所已發現的那些新學理既是收羅無遺，而對於心理學上的問題又是應有盡有，真是很有介紹的價值并且很有紹介的需要的一本心理書。但那本書太大了。并且，如以教科書講雖以他那本心理學爲較完備，而以了解他的見解，了解他的所謂「動的心理」講，卻以他這本動的心理學爲警闢廉悍之作。所以這本書尤有介紹的價值，尤有介紹的需要。

一九二三，三，二。譯者識。

動的心理學目次

第一章	心理學近今之潮流	一
第二章	心理學的問題和方法	二七
第三章	吾人固有的才具	六一
第四章	吾人後天的或學得的才具	一〇七
第五章	決擇和制馭的要因	一五〇
第六章	創造力的要因	一八二
第七章	變態行爲中的動力和機鍵	二一八
第八章	社會行爲中的動力和機鍵	二五一

動的心理學

第一章 心理學近今之潮流

(The Modern Movement in Psychology)

心理學也和別的學科一樣，在這近百年中曾有大大的變化，大大的發展，已到革命的地位。不但關於這科的智識及費了時間，才力去研究這科的人們驟然增加了不少，就是對於這科的態度，方法，標準等，也起了絕大的變化。那變化的性質可用一語賅括，就是：心理學已變成一種經驗的科學了。牠已經不屬於普通的哲學而是一種特殊的科學了。他已經脫離了父母的蔭庇，跟了牠的許多大哥哥——物理學，化學，生物學——跑到世界上來自己成家立業。十九世紀中有一個可以大書而特書的事實，就是『科學的大運

動，』而這心理學的變遷就是那科學運動的一方面。前世紀的社會運動是實業發達的結果，而實業發達又是全靠科學的進步的，所以科學的進步，可以說是前世紀中真正的基本運動。科學的興趣和方法從無機界伸張到生物界，又從一般的生命伸張到我們叫牠是『心靈』的 (mental) 之特種的生命活動，於是就使昔日所說的心靈哲學結果實而生今日所說的心理學。

在十九世紀之初，現在所謂『心理學』這名字雖然還不大通行，但確已有很長的歷史了。說古昔的哲學家不注意到人類的心靈作用，這話是不真的。蘇格刺底確曾說過「曉得你自己」是智慧的首要那句話；亞里士多德在他那些整理古代希臘思想的著作中，有一篇關於心理的論文名為「靈魂的科學」，是一篇歷數百年未逢敵手的大著作。到近代的初年，那「自然哲學」(natural philosophy) 已經發展牠所特有的方法，已脫離了本幹而成

爲科學的物理學，而「心靈哲學」則仍不能脫普通哲學的羈絆，竟至要在哲學家的著作中把他們的心理學從他們的論理學，倫理學，認識論等等中分解出來，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

在哲學中首創不列顛經驗派的洛克，曾經著一本關於人之了解的論文。(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從這書名上我們要以爲這是心理學的專書了。可是洛克的論旨不恰是心理學的；他對於獲得智識之歷程的興趣，不及他對於智識所有之效力的興趣那麼大，所以關於歷程的討論止有一個大略而已。他排除了當時一般人所堅持以爲某某幾個基本觀念是與生俱來的那種主張而另創新說，以爲一切觀念，歸到根來都是從各人的經驗得來的，其『效力』不能超出於所根據的經驗。形色，體數，等等簡單觀念，是由外物經感官的媒介而得來的，而記憶，思想，以及別種心靈

活動的簡單觀念，則由發生於我們內部的這些心靈活動而得來的。這些簡單觀念經我們的組合，比較，抽象，就成為許許多多的複雜觀念。智識是對於「兩個觀念的一致與否」的觀察，所以牠為我們的觀念所限，正如觀念為經驗所限一樣；不但如此，還有許多觀念是我們沒有能力去察出其一致與否的，因而我們的智識就更是有限了。並且那觀念在我們經驗中的偶然配合，會使我們不能看見牠們實際上的矛盾和不貫串；而「熱心」又會使我們肯定我們沒有真真見到的東西。洛克這些意見可以顯出他興趣的趨向；他的注意從實地的思想歷程上輕輕一轉就直轉到思想之結果的評價；但無論如何，其為走向「心理學」的路程中一個重要路碑是無可疑的了。

這樣的耽溺於智識的效力問題，不但洛克是如此，休謨也是如此，凡是洛克的繼起者，無論是英倫的或大陸的亦莫不如此，直到十九世紀還有這

種學者。他們對於人類的行爲亦有一種興趣，不過是倫理的，不是心理的；只討論一個人應當做些什麼，不討論一個人實在做些什麼；否則也不過把研究心理當做研究倫理的基礎罷了。可是真的心理智識卻也因此漸漸地積聚了不少，到這個時候，似乎心理學脫離了哲學而自成一科的時機已經成熟，可以不管所得智識之哲學的含義而專心去實地考查人們的心靈活動了。但要這個脫離能够實現，還要一件必不可少的東西，就是要大家知道有多搜事實的急需，知道有確能搜得事實的可靠方法的急需。科學時代以前的那些心理學家或哲學家，也有許多是有很顯明的經驗論的傾向，不能說他們是「只憑空想以立論」。他們竭力想利用他們所知的事實，使他們的結論建立於他們的經驗之上；但他們沒有見到他們須要多求些事實，多求些經驗。他們順了自然傾向，從過去的經驗推出許多結論；而照現今的科學標

準講，從過去的經驗只可推出假設而不應推出結論，結論要用新事實證實了舊假設之後方能得着。換言之，所謂科學的結論是一個「已經證明爲能夠預言未知事實之情形」的假設。這種對於「採用過去經驗的暗示」的慎重，對於「搜求新事實以考驗舊假設」的熱心，就是心理學要變成真正科學所必不可少的東西。但這種新態度，不是起於哲學的心理學家的自身而是從外面輸入的。

從外面衝進來而變更心理學的路程的，第一個就是生理學。生理學自已在古時也是醫學的附庸，到十九世紀之初始起而爲革命的運動，終能脫離本幹而成爲一種很明顯很活動的實驗科學。「身體上各器官的功能應用實驗去研究」這一個意思，在十九世紀之初就有人主張過了，並且對於筋肉，腺，心，神經等曾做了許多實驗。器官中最先受到這種實驗的是眼，耳等

感官實在講來，這些器官先經生理學家研究過，因為牠們的動作大部份是可用人來直接實驗，不像別種器官，實驗時有用外科手術的必要。止須得一個誠實可靠的被實驗者，當各種布置安排妥當以試驗某一問題時，叫他說出確是看見些什麼就是了。牛頓的用三稜鏡分析白光，惹起許多物理學者孜孜研究，而一八〇〇年左右，湯姆司陽氏 (Thomas Young) 卻對於眼的機鍵 (mechanism of eye)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實驗，而提出一個關於色覺的學說，到現在還有好多人相信這個學說。此外還有別的物理學家如弗朗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勒福特 (Count Runford) 等，無意間做了許多關於眼及眼之感覺的重要實驗。到十九世紀初年，對於眼睛所做的工作大為增加，得了許多新事實，而同時也發現了許多新問題。一八三三年，灰脫司東 (Wheatstone) 因做生理實驗而發明的『顯體鏡』 (stereoscope) 一八三二年

柏拉叨 (Plateau) 所發明的活動影片的雛形，可以代表那時物理學家生理學家對於「使心理學有科學化的基礎」所做的重要工作；因為這些儀器的成功所要惹起的問題，如（一）何以挑選兩個某樣的平面圖，一隻眼睛門前放一塊，會產生一個很强的立體印象？（二）何以一聯同一物體而位置不同的影片繼續得快一點，就能使我們看見那物體移動？這些問題，顯然是心理學的了。

關於聽覺的工作，雖不這麼多，但也有同樣的進行；而一八二五年左右，韋孝氏 (Weber) 得了很多關於觸覺，遠近覺，寒溫覺，輕重覺等的重要發現，韋孝氏 是心理學史中特別可注意的一個人物，因為他做了許多關於『差別覺』 (perception of difference) 的實驗而得着一個通則 (generalization) 他發現：如兩個重量的本身是微細的，那末，這兩個重量的微細差別也能覺

得，如這兩個重量增加時，那就牠們的差別也須照比例地增加方能覺得了。從這個事實及與此相類的許多事實他下一個結論：對於重量的差別所覺得的是兩個重量間之『比』(ratio)而不是牠們間差別的『多少』(絕對分量 absolute amount)這個公例後來就叫韋氏定理，而爲實驗心理學主要基礎之一。

既有了這兩個趨勢——一方面真正的心理學智識在生理學家手中有這樣大的發展，一方面哲學家中有繼長增高的傾向，要對於心靈哲學做專科的研究，我們可以希望牠們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就可匯成一種『現代式』的科學了。而事實上不這樣：雖然心靈哲學家漸漸趨重於經驗，例如邊幸(Bain)而一部分的生理學家所帶心理學的色彩又漸漸加重，如海爾姆荷采(Helmholtz)就是顯而易見的例子；但我們所希望的那種匯合即

再後三十幾年也沒有發生。這大約是因為那時還缺少實驗的方法去研究心靈哲學家所最感興趣的許多問題。海爾荷采是第一等有科學精神的學者，他把關於視覺聽覺已有的學識重加整理，事事自己試驗過，復又找出許多新鮮的發現；至一八六〇年，把所研究的歸爲兩大冊而刊行之，一是關於視覺的，一是關於聽覺的。他又在考查對於神經傳達的速度的進行中間，做了「反應時間」的第一個測量。這個問題，跟手就有一個荷蘭生理學家名藤逗斯（Donders）的接了去竭力研究。

還有一個人，我們要把他和海爾姆荷采相提並論，名叫飛喜納（Fechner），他是一個物理學教授，有多方面的興趣，帶一些神祕的哲學色彩。當他研究物質界與心靈界之關係的問題時，他涉獵到剛才所說韋亭氏對於重量間及別種物質刺激間微細差別的知覺所做的那種工作。他以爲這樣一

類的實驗，很可以用去了去確定那「代表物質界的刺激和代表心靈界的感覺之間」量上的關係。因此他就開始去做這一路的實驗，專爲實施這種實驗及處理所得的結果想了許多方法。積了幾年之辛苦，他在一八六〇年印行那本心理的物理學（Psychophysics）他這一個工作，雖未能盡如作者之意使一般人都承認其有哲學上的重要像他這書名所指示的一樣，但在心理學方面確是極重要的工作，因爲牠指出一條「對於某些心理學問題做準確的實驗」的途徑。十數年後，他又要用「類乎此」的實驗方法去解決美學上的問題，以爲研究美學應自下而上，開始先要用實驗去查出「最爲人所喜好」的色，形，以及別種簡單物體，然後再去研究複雜的美術品。

一八七〇年內的情形大概就是這樣的了。那時有好些心靈哲學家——如邊幸或德國的海爾巴派（Herbartians）最能代表他們——把他們

的注意集中於「感覺與理智」、「情緒與意志」等問題，以為這些問題是自身有研究的價值而無須問到牠們在哲學上究有什麼最後的意義的；別方面又有很多的，日新月盛的，關於「感覺」「感官知覺」「簡單心靈動作的速度」及與此有關的等等問題的智識，還有許多布置得很好而又大家認為有用的實驗做法。以一人而集此兩大支流的大成的我們要推馮德。(Wundt) 他起初是一個生理學家，很受海爾姆荷采和飛喜納的影響，而哲學家海爾巴的影響他也受到的，但不久他就轉入他所說的「生理心理學」(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就是用生理學的方法去研究心理學，就是用實驗，儘量採用生理學上相關的智識去研究心理學。他在一八七四年就用這個名字印行一本書。此後就做李伯集 (Leipzig) 大學的哲學教授，於一八七九年他在該大學建立那第一個正式的心理實驗室，並且開始派出受過心理實驗的